

明清禁毀小说

反戈袍

间抄本



不要打我有话说



第四十九回 投缢保节拒狂且烈妇捐躯 狗肺狼心争贿赂贪夫逐利

襄阳城外有一个清风庄，庄人也有二三百人家。一大半都是城里富家的佃户，一小半是在本庄上开个小铺子，贩运那些日用起居的东西，供给本庄同左近几处小村庄的买户。庄上有一家姓吴的佃户，兄弟三人，种着六十亩田，倒也可以过得去。吴家的老大叫吴阿大，两个兄弟就叫吴阿二、吴阿三。阿大娶妻金氏，父亲是城里的一个穷秀才，金氏嫁了过来，同阿大倒也极其和美。阿二、阿三都还没有成家。不幸吴阿大自娶了金氏以来，不到两年，就一病死了，金氏呼天抢地，痛不欲生，又要绝食自尽，亏得金氏的母亲苦苦劝住了，金氏就一心一意地守节。

吴阿二这个东西，却不是好人，他看着金氏长得很有几分姿色，就想要叔接嫂起来。

看官，你道什么叫做叔接嫂？原来是当时的一种陋俗：哥哥死了，兄弟还没有成家，就把寡嫂当作自己的老婆，一般地也交拜成亲，发贴请酒，这已是极为可笑的了。更有哥哥刚死就征了父母同寡嫂的同意，当时寡嫂在哥哥的停尸床下拜了几拜，痛哭一场，立刻换了彩衣，同夫弟交拜成礼，然后再装殓床上的尸体，从此，这个寡嫂就把前夫当作大伯看待，在前夫尸骨未寒的时候，公然就同后夫同入洞房，成其好事，也有兄弟死了，哥哥没有成家，就把弟妇当作老婆的就叫伯接弟妇。但是这种事情略有心肝的妇人，多不肯答应的。这吴阿二居然挨过了他哥哥的断七，方才和金氏商量这件事情。在他自己想起来，已经很够面子了，无

奈金氏从小也跟他父亲读过书的，吴阿大未死之前，夫妇间又十分相爱，如何肯做这样的事情？正颜厉色的一口回绝；吴阿二也无可如此。

吴家种的六十亩田，本是王文的产业。王文在清风庄上有七八百亩田，也有一二十家佃户，就在吴阿大死的这一年上，吴阿二兄弟俩个又赌输了钱，还不起租，催了好几次交不出，少不得要劳动王文的大驾亲自登门催索。

这班佃户，平时见了田主，本来就象属员见了长官一般家家都要殷勤招待，不敢怠慢，何况欠了田租？更不敢不格外巴结。王文到了吴家，吴阿二兄弟连忙叫金氏杀鸡煮酒，款待王文，又再三的在王文面前说穷告苦，只说阿大病了一个多月，医药费用了若干，死后收殮葬埋又用了若干，今年实在交不出来，求王文宽到明年再追。王文如何肯听，只说：“佃户死了，与田主什么相干？你们又不是我的家奴，怎么好死了人就赖我的租？你们打量着留我一顿饭就算了么？现在限三天一齐交清，如若三天交不出，那可不要怪我！我就要把你们弟兄两个带进城去。到襄阳监里住几天的了！”

王文正在铁铮铮地发作，一眼见了金氏从里面端着一碗鸡蛋走出来，吴阿三忙接了过去；金氏就一回身进去了。王文看了金氏一身素服，脂粉不施，虽然裙布钗荆，却自有一种婀娜动人的姿态，和那些庸脂俗粉比起来，真个别是一般风韵，不觉把王文看得呆了。登时说话的口气就和霭了许多。

王文出来收租，本是住在船上的，今日却忽然纡尊降贵的，要在吴家打起公馆来，吴家那里敢不答应？赶忙收拾了一间房来，给王文住；吴阿二同吴阿三就两个住了一房。吴家的房子是三间两进，虽然并不高大，却也是干干净净的瓦屋。金氏住在后进上首一间，对面一间空着。本来吴阿二巴结王文，要把金氏对面的一间收拾给王文住，金氏不肯，说：“我是个孀居，外观不雅，还是

把外面二叔住的一间让给王相公住了。二叔就同三叔并住一间嚷几天再说吧！”阿二听了，只得把自己的房让了出来。

王文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在自己船上备了菜，把吴阿二、吴阿三两兄弟，邀到船上去吃了一顿中饭；又送了几碗堆头满碗的菜同一壶酒给金氏。金氏就不由有些疑惑起来。暗想：怎么隔了一天就变了脸皮？昨天那种气势好象人也吃得下去的，今天，无故的忽然这般和气起来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就把送来的酒和菜放在一边，一些也没有敢吃。饭后，王文同着吴阿二兄弟回来。吴阿二同吴阿三都吃得醉醺醺的，满头流汗，欢天喜地的，只对金氏说：“王相公真是好人！”金氏道：“你只管巴结他，欠他的租依然要还他的，他肯不要我们还么！”阿二呆了一呆，阿三接着道：“王相公只当我们有了钱不肯还他，所以生气，若当真知道我们这样为难，他们这种有钱的人家，那里在乎我们这几个钱！”金氏冷笑道：“你哥哥在日，原也不至于如此艰难，只要你们不去赌钱，也何至于田主亲自下乡催逼呢？”几句话把阿二、阿三说得没颜落色的走了。

到了夜里，金氏已经睡了，睡梦里听得房门敲响。惊问：“何人？”阿二、阿三两人齐声答应：“是我们，请嫂嫂开一开门，我们有要紧的话说。”金氏道：“半夜三更，有什么要紧的话，明天再说吧！”阿二道：“现在二更绕过，我们都还没有睡，嫂嫂请起来开一开吧！”阿三也道：“我们只有几句话说完了嫂嫂再睡也不迟。”

金氏本待不开，想一想他们弟兄两个同来的，料没有什么歹心，且开了门问他们有什么话。就在床上披了衣服起来，趿着弓鞋，略挽一挽头发，开了房门走出来，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阿二道：“我们弟兄两个出去赶了半天，借了十两银子，还租不够，所差也不过一二两银子的事，明天请嫂子把银钁子借给我们去押一押，停三两天就赎回给嫂子，何如？”金氏听了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要紧

事，何必慌慌张张的一定要我开门，明天再和我说迟了什么？我通共只有一副镯子，你们要明天只顾拿去，可是这是你哥哥定亲的聘礼，将来我死了要带到土里去的！你们拿去押一押倒不要紧，只记着早些赎还我就是了！”阿二、阿三连说：“这个自然，嫂子只顾放心，包管两三天之中就赎还嫂子的原物。”说着，两个人就讪讪的走了出去。

金氏暗想：这两句话也不是什么要紧话，他们搞的什么鬼？金氏猜疑了一会，刚走进卧房，关上房门，只见床横里走出一个人来，灯光之下，对着金氏就是一揖，金氏一见大惊，看一看这个人，戴着方巾，衣装华丽，举止风流，不象是下流人的模样，分明就是昨天住在这里的田主王相公，就说：“你不是王相公么？为什么掩到我房里来？你是个秀才，我却是个寡妇，快快出去吧！”说着，就走过去，把房门开了，王文笑容可掬道：“我昨天一见了小娘子的姿容，不知怎样的就满心里非常爱慕，不瞒小娘子，我见的女子也不在少处，美貌的虽多总不合我的意思，只有小娘子生得这般端丽，只可惜生于小户人家，错配了姻缘，枉枉地葬送了一生一世。如今尊夫既然死了，小娘子正在青春，又没有儿子，何苦这般守节，熬着这形单影双的凄凉？不如同着我到城里去，还可以落个下半世的快活。若蒙小娘子答应，那时我就把小娘子含在口中，擎在掌上。”

王文还没有说完，金氏正色道：“这般无礼无义的说话，也不是读书人口里说出来的。我虽然嫁在田家，父亲也是秀才，我从小也读过几年书，只知道从一而终，岂肯夫死改节？你不必再说，快快的给我出去！如若不然，我叫起来，给他们知道了，面上须不好看！”王文听了金氏这几句话，知道事情不成功的了，就索性放大了胆，对金氏道：“小娘子，就是喊叫，也没有来管我们的事，请小娘子老实些吧！”一面说着，走下一步，就按金氏，金氏急忙闪过，往房门外便跑。王文急慌慌的赶过来，就一把扯住了金氏

的衣角，往里一拉，金氏脚小伶仃，立不住脚，给王文拉得身体一侧，王文再趁势着力一带，金氏一个身体已跌入王文怀中，王文就紧紧地把手搂住，金氏竭力挣扎。口里大叫：“二叔、三叔，快来！”王文笑道：“任是小娘子喊破了喉咙，他们也不会来问的。”抱着金氏就要放在床上去。

金氏口中乱喊着救命，身体乱扭，两脚乱踢，依然挣不脱。金氏恨极了，在王文的脸上着力咬了一口。咬得王文皮开肉破，鲜血进流。王文脸上吃了痛，不觉一声“啊呀”两手一松，把金氏放开。金氏恨得咬牙切齿的，脱了身，就随手抢过一根门闩来，照着王文劈头劈脸的就打，王文忙把手一挡，手上早吃了一下，扑的把右手五个指头都打肿了。王文急喊：“不要打，我有话要说。”金氏气得眼都红了，哪里理会了，手里的门闩就同雨点一般打下来。王文头上，肩上受了许多下，没奈何，只得抱头鼠窜而逃。

金氏也不顾身上还是一条单叉裤子，提着门闩追出来，追到外面一进，劈面撞着了吴阿二弟兄两个，连忙拦住了金氏，夺下门闩，劝道：“嫂子进去罢，有话慢慢商量，不要闹得邻舍人家知道了，面子上不好看。”金氏给他们拦住了不放，只好喘吁吁的回房坐下。阿二、阿三也跟着进来，金氏把方才的情形和他们说了，要他们连夜把王文赶出去。阿二顿了一顿道：“这是办不到的。你说他调戏你，我们没有瞧见，只见你提着门闩，把王相公赶了出来，就是打官司，也要有凭据，不能你说调戏了你，就把你的话当为实话；况且我们是乡里人，从来没有见过官的，见了官就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不如就是这样算了罢！”金氏听了，已经气得眼中流泪，更听吴阿三说道：“依我看起来，嫂子年纪轻轻的守什么节，守节又不能当饭吃，当衣着，干脆一句话说，料想这个节也是守不到头的，不如爽爽快快地跟了王相公，嫂子乐得一生受用，连我们弟兄两个也带挈着有个出头之日”。

金氏听了，方才心上恍然大悟，暗想：原来你们这两个畜生，

竟是和姓王的说通了，有意来敲我的门，暗暗放他进来的。越发起得浑身乱抖道：“好！好！你们两个人和外人串通了，来捉弄我这个寡妇的嫂嫂，你这两个人的心到哪里去了！”阿二道：“嫂子，你也不必如此假撇清，王相公是在你房里走出来，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？就是你开了门叫他进去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！”金氏听他们说到这般没日的话，分别是已经得了王文的好处，所以满口里帮他，连王八乌龟都愿做了。一时气得几乎一口气透不出来，只觉得满眼睛金星乱进，耳朵里只是汪汪的乱响，险些翻身跌倒。定了一回神，才透出气来，只对他们冷笑道：“你们好好的两个人，愿意当王八，倒也亏你们的，不过，你们愿意当乌龟当王八，可不与我相干！我的身体，你们也做不了主，明天我去请了我父亲来，他自会和你们说话，你们快给我出去！”阿二、阿三听他要叫他父亲来和他们说话，心上也有些怕，就走出去了。

金氏候他们走了，把房门紧紧地关上，哭了半夜。明天一早起来，早饭也不烧，就要回去。阿二、阿三那里肯放，只说：“没有客人住在家里的時候，你爱几时回去，就几时回去，我们不来问你的信，但这几天正是王相公住在这里，你要一走，弄饭做菜我们都是弄不来的，王相公说，明天一定进城，等他进了城，你再回去吧。昨天和你说的锄子，请快些拿出来，好凑着还租。”金氏见他们不肯放他回去，要自己走回去，又相离很远，差不多到城里有四十五十四路，只得捺着性子，住了一天。王文和他见了面，也不提起昨天的话，只当没有这回事。

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隔壁扑地掷进一块瓦片来，上面包着一张纸，金氏不知什么东西，走过去拾起来看时，只见纸上写着一个英字，金氏知道是隔壁邻女冯淑英掷过来的，就低低的问一声：“是淑妹妹么？”墙外也轻轻答应一声：“是的”。

这冯淑英是吴阿大的表妹，同金氏甚是投机，常常到金氏这边来，要金氏教他读书写字。一年多的功夫，冯淑英本是聪明，金

氏又肯尽心指导，冯淑英更极肯用心，居然一年多些就认识了五六千字，而且粗浅的信也勉强写得出来，今年春天，吴阿二想要娶冯淑英做老婆，冯淑英不肯，从此就不大肯到吴家来，怕撞着了吴阿二不好意思。

昨天夜里，冯淑英忽然听得隔壁金氏在房里大叫阿二、阿三，又叫地方救人，冯淑英不知是什么事，连忙起来赶到他母亲窗下说：“母亲，快起来，隔壁的大嫂子在那里叫救人，不知道是什么事，我们快过去看看！”他母亲听了也急急起来，再一听时，好象是金氏在那里骂人，又听得一连“扑扑”的几下，又似乎是在那里打人，更听得金氏一路骂出去。金氏的房本来和冯淑英的卧室是贴隔壁，只隔一堵薄薄的土墙，说话的声音高了些，隔壁就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，金氏房里的事情，冯淑英差不多没有一件事不知道的。起先冯淑英听得金氏叫救人，只当他遇了什么强暴，忙忙的要拉着母亲过来，如今听见金氏骂人，料来没有什么危险，三更半夜的觉得不便到别人家来敲门打户。

冯淑英却一夜没有睡着，到了明天，冯淑英再忍不住，只得走到吴家来，要问问金氏昨天夜里为什么叫救人。走到吴家，只见吴阿二同吴阿三两个坐在一处，交头接耳的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只听吴阿二道：“这个人中不抬举的，我好意要他，他倒跳在架子上拿腔做势的不肯，看他今天晚上还强到哪里去？他口口声声的说要守节，真是可笑，我们乡里人家，又不曾读过书，用不着守节的。”阿三道：“不过，我有一句话要说明白的，他的东西、衣服，王相公说过的，一些也不要，这些东西我们弟兄两个要平分的。不能再象这三百两银子一般，你多拿四十两，倒拿了一百七十两，我只拿了一百三十两，论理，他的东西该一齐给我才对。”

冯淑英听了，心上已经猜着了八九分，怕他们看见了他，要不叫他进去，索性在他们交头接耳的时候，没有工夫顾到自己的进来，轻轻地回身便走到了家里。先和母亲说了情形，道：“母亲，

我们要设法救他才是！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受那两个畜生的算计不成？”他母亲道：“这是人家的家事，我们又不是他娘家的人，又不是父母、族长，有什么法子去救他呢？”冯淑英愤然道：“大嫂嫂的父亲金振玉不是秀才么？我们赶快送个信给他，叫他把大嫂子接了去也就是了。”他母亲道：“金振玉住城里，我们又不知道他的住处，偌大的襄阳城，到那里去寻？二则你哥哥出门去了，家里没有男人，你叫那一个送去呢？”冯淑英听了，觉得他母亲的话有理。默然了一会道：“那末我就到墙头上去和他说话，给他一个信，叫他好预备。我们这边同他的卧房只隔一层土墙，真到了要紧时候，就在墙上挖一个洞，逃到我们这里来也可以的。”他母亲道：“你给他一个信倒可以的，若说要在墙上挖洞，这土墙虽然不厚，也有六七寸，我们又不是贼，那一个会挖墙洞？还是你会挖呢，还是我会挖呢？”冯淑英听了，由不得也笑了。

当下，母女两个定了主意，他母亲就帮他摘了一个梯子，倚在墙上，等了一会，不听见声息，母女两个穿梭也似的在墙下探听。直等到日色平西，才听到隔壁院子里有金氏咳嗽的声音。冯淑英连忙把预备的一块砖头扑地飞过墙去，一回儿，听金氏的声音问：“是淑妹妹么？”淑英答应了一声，就在墙头上露出一个脸来，问：“大嫂子，昨天夜里什么事？”金氏连忙走近墙下，同淑英的脸只隔三五尺，轻轻的把昨夜的事，大概说了几句道：“我今天过了一天，明天决计进城去了，非等阿二娶了亲不能回来。”冯淑英忙说：“大嫂子，你要走，今天就走，如若今天不走，明天怕的走不了。”就把方才阿二、阿三的话和他说了道：“这样看起来，他们已经把你卖了三三百两银子，今天夜里就要摆布你，还等得及明天吗？”金氏听了大惊道：“今天叫我怎么走得及呢？”冯淑英道：“你若不走的话，恐怕就要吃亏了。”一句话刚刚出口，外面阿二、阿三已经一阵风的走了进来。吓得冯淑英缩了下去再不上来。

阿二、阿三见金氏站在墙下，面带惊慌，齐说“嫂子，在这

里做什么？”金氏勉强说道：“我方才掉了一件东西，所以在这里寻。”阿二、阿三忙问掉了什么，金氏说掉了一个耳环。阿二、阿三不约而同的往金氏耳朵上一看，两边耳环都带得好好的，就说：“嫂子的耳环不好好的戴在耳边上么？”金氏支吾道：“这是我要穿一副耳环换上，堂屋里已经有些黑了，走到院子里来穿，不想掉了一只。”阿二、阿三两个都是粗人，也不再问，只说：“今天的晚饭早些做，王相公说吃了饭就到船上去住，今天不住在这里了。”金氏只好答应了，两个人就走出去。

金氏想一想淑英的话，料来他们今天夜里一定要摆布我的了，我一个伶仃女子，如何抵御得来？若给他们沾污了身体，就死了也是遗恨千秋。回想当初嫁过来的时候，阿大虽然种田出身，却也性格温存，面容端正，所以夫妇之间极为和美。如今他撒手走了，我原要跟着他一同去的，只为我母亲跪在地下哭着劝我，我才看母亲分上，勉勉强强的留下了这条苦命，想不到现在又闹出这样的事来，眼见得不容我再活。好在我本来不想活的，正好趁此寻个自尽。到阴司里去寻着了阿大，来世里再做夫妻。只可怜我母亲只生我一个女儿，阿大死了，他哭得发了几个月的肝气；如今我再死了，不知他要哭到怎么样呢？但是也顾不得了。咳，父亲，母亲，你两位老人家不要伤心，这是我做女儿的命该如此，但愿我死之后，你们替我伸冤，把这几个人面兽心的王文同阿二、阿三一齐办罪，我就含笑九泉了。

金氏想定了主意，一点眼泪也没有了，关上房门，先望空拜了阿大的灵魂，暗叫：“你阴灵不昧，快些来领着我一同走。”又望空拜了父母同去世的翁姑道：“父亲！母亲！恕孩儿不孝之罪。公公！婆婆！媳妇今天来伺候你们了。”拜罢起来，取了一条汗巾，在床栏上挽了一个结，套在自己颈项里，用力一勒，登时烈魄悠悠，芳魂渺渺。等到阿二、阿三走进来催饭时，一走到厨房里，冰清水冷的，饭也没有煮，连热水也没有一滴，心上大怒，赶紧走

到金氏房外，一看房门紧紧的关了，房里又黑洞洞的没有火。叫了几声嫂子，不见答应。阿三道：“方才我走进来，看着房门虽然关上，屋子里却黑沉沉的，一定不再里头，不要他趁空跑了吧？”阿二道：“不会的，我们这里又没有后门，走前门是我们大家没有离开一步，料来插翅也飞不掉。大约还在房里，有意不理我们罢了。”就又高声叫道：“嫂子！睡着了么？快起来弄饭！王相公立等着要回到船上去呢。”

叫了好几声，罚咒也没有人理，把阿二、阿三叫得生气起来，大叫道：“你再不开门，我们就要打门进来了！”这一叫早把王文叫得吃了一惊，赶忙走过来问时，觉得眼面前黑漆漆的，只有一盏半明半暗的油灯，还是阿二、阿三走进来的时候点上的。王文从明处走到暗处，眼前一黑就绊了一跤，从堂屋外绊进门槛里面，险些把桌子上一盏半明半暗的灯都撞倒了。阿二、阿三见王文跌了进来，连忙进来扶起道：“王相公，看仔细！”王文把手摸一摸头问道：“你们嫂子呢？”阿二、阿三道：“他把房门关了起来，叫了半天，只是不理，我们先打进门去好不好？”王文一听，失声说道：“不好了！你嫂嫂自尽了！快些打进去看来！”阿二、阿三听了，也慌了手脚。阿二先用力把房门一脚，向里的屋子，两扇门有什么禁架，给阿二用力一脚，早踢开了，和身直撞进去。撞到床角上，不偏不倚，刚刚撞着了死人。阿二摸着了金氏的一只手，已经是冰冷的了，不觉大叫：“不好了！”阿三已经跟着进来。

王文两手颤抖抖的移着那一盏油灯，进来一照，只见金氏斜倚在床栏之上，项下扣着一条汗巾。这一吓把王文手里的油灯也吓了下来，溅得满地都是油，屋子里还是黑漆一般。阿三连忙赶到外面一进，取了蜡烛进来一照，金氏早已死了，大家好象惊孩子一般，面面相看，都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阿二只说：“怎了？怎了？”阿三道：“这是你和王相公做的事，不与我相干，分起银子来，你也比我多拿四十两，到了打起官司来，可不要牵着我。”阿

二道：“笑话。原是我们两个人同王相公商议的，怎么现在出来事，就推在我一个人身上？譬如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和王相公也不能勉强你答应的，怎么说不与你相干？”阿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多分四十两银子呢？”阿二给他逼住了，就怒道：“阿大死了，我就是一家之主，又是你的哥哥，难道多用四十两银子都不应该吗？”阿三道：“我不知什么家长不家长，只知道既是弟兄，大家都应该一样的。你比我多分四十两银子，这件事就应该你一个人担当，我是不管的。”阿二道：“省得你开口闭口说我多分了银子，如今我就拿出二十两银子补给你，总该没有话说了罢。”阿三连连摇头说出一番话来，阿二不由得气得乱跳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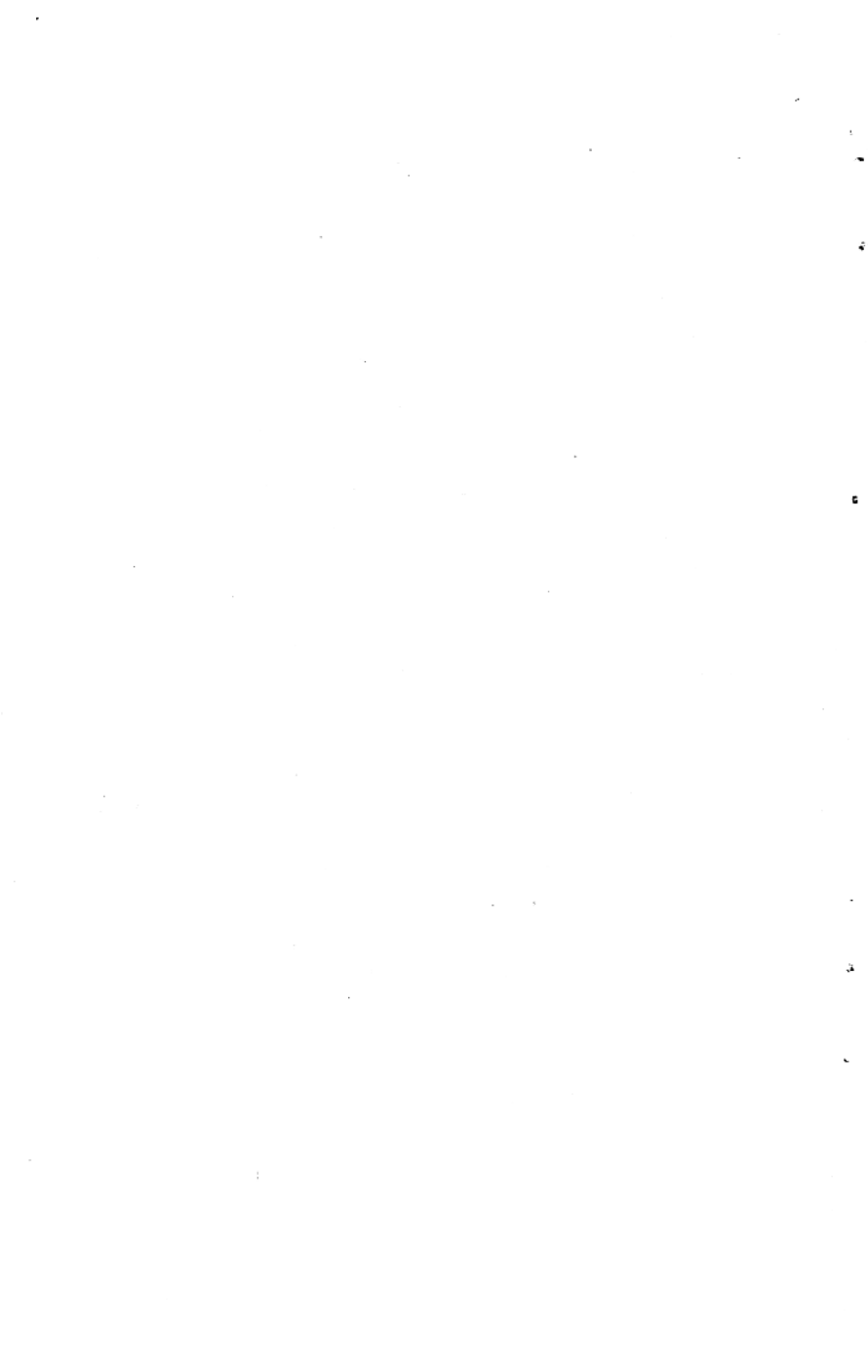
人心更比秋云淡，

世路过于蜀道难。

不知阿三说引起什么，请待下回分解。

金振玉女兒的冤枉
大老爺已經替他昭雪
的結案之案倫才到樓
檐去不知大老爺办他办





第五十回 黑狱无情淫徒罹重讞 黄金有价犯妇赋高堂

阿三睁开两只狗眼，哼哼的冷笑道：“你这个话要早说好，如今出了事，再补我二十两银子，我是个痴子吗？”阿二道：“依你待要怎么样呢？”阿三道：“除非你把一百七十两银子一起拿出来给我，这件事就不干你事？”阿二听了，跳起来道：“你好狠的心！怎么你想独吞这三百两银子么？”登时两个人闹作一团。

王文在旁听了，暗想：这两个东西真不是人！自己的嫂子吊死在床上，还要争这几两银子，真叫作卖盐鱼放生——不知死活。天下也真有这种糊涂到底的东西。忙说：“你们两个且不要争这几两银子，可知道死了一个人，这件事该怎么安放？他有父母没有父母？他父亲是什么人？吊死了也该叫人去给他父母报信，更要叫出邻舍来，大家看着。再请医生来看看，还有救没有救，这些都是要紧的。如若不然，人命关天，非但他娘家不肯答应，就连地方邻舍也是不肯答应的！”

阿二、阿三听了，方才有些害怕。住了口道：“他父亲也是城里的秀才，叫什么金振玉；吊死了自然要叫人去报信的。从前我们阿大刚死的时候，他就要绝食自尽的。后来给他的娘苦劝了好几次，又跪在地下求他，他才答应了不寻死。如今我们只要对他娘家说，他是要做烈妇，所以上吊的。好在当初这里的左邻右舍也都知道这件事，他娘家料来也没有什么话说。”

王文听了，把手一拍道：“这就不要紧了。如今赶快一面去请医生，一面报知地方邻舍，再叫人赶到城里去给他娘家报信。既

是从前他要绝食殉夫，如今他娘家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的。只要你们记好了一句话，一定要报了襄阳县。请县里来相验，他父亲一定不肯的。只要叫他父亲自己拒呈拦验，一天的风波就一些事都没有了。”阿二、阿三听了，连忙分头去做事。一霎时地方约同医生邻舍都到了。

医生看了一看金氏，是半倚半坐的，一个身体歪在床沿上，颜色如生，眼睛舌头都没有出来，身上久已冷了。按一按两手的脉息，也一些都没有。忙摇摇头道：“已经死了多时，不中用的了。”要了几个利市钱，匆匆而去。

这里地方同邻舍七张八嘴的问：“金氏为什么上吊！”阿二、阿三已经受了王文的指点，只说：“我们如何能知道他为什么上吊？要是我们知道了，他这个吊如何还上得成？不过想起来，我们阿大死的时候，他原要自尽的，只为他母亲再三求他，我们大家也看守的严密，没有让他自尽。如今事过多时，大家都不防他还有这条心，所以他趁一个空就上了吊，和我们阿大一起去了。我们是男人，他是寡妇，那里防备得许多？”

大家听了，都觉得这话不错，只有冯淑英母女听了，心中明白，却又说不出来。冯淑英只得走上去抱着金氏的尸身痛痛的哭了一场。只说：“嫂子你有灵有圣，到底为什么死的？夜里托一个梦给金伯伯，好叫金伯伯和你报仇！”别人听了，还不放在心上，只有了阿二、阿三听了，心上觉得有些跳动。冯淑英哭了一会，同着他母亲回去了。

吴家的人自然一夜不能睡觉。又请了几家邻舍陪着守尸，过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饭才过，金振玉夫妇两个，已经从城里赶了来。金氏的母亲，一路号啕大哭的哭到门，扑到金氏房里，见金氏还没有解下来，就赶上去双关抱住，哭了个泪干声咽。金振玉也老泪纵横的哭了一回，就问：“为什么还不把小女解下来？只管叫他